

# 红岩村上空的国共密码战

1943年2月,苏联情报人员鲍尔沙科夫从重庆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一份电报,其中写道:“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们从重庆得到消息,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代表的电台工作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

这份电报,从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围绕红岩村展开的激烈密码战。

## 敌人在倾听

红岩村,又名红岩嘴,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1939年5月,南方局的无线电台也搬到这里,并以办事处的名义取得了合法手续。此时,正值国民党方面频频制造摩擦之际,军统特务机关密切监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不断试图窥探情报。

军统方面处心积虑地想要破译南方局的密码电报。据当年负责机要通信工作的南方局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回忆,当时电台面临严重的威胁。先是重庆警察局出面,要求办事处人员报户口,童小鹏他们从容应对,只以机要人员身份报了少数几个人,其他机要人员均使用家属的名义。

戴笠还设置了特务系统的电讯监察科,负责侦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台活动,重点关注、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工作情况,电讯监察科每个月都要派人来现场检查,核对机器型号、呼号、波长等,每次都是童小鹏出

面接待,童小鹏安排人把电台从三楼搬下来让特务们看。同时,童小鹏等人在三楼另设一部小型电台,在公开电台的掩护下进行核心机密的通信。

为破译八路军办事处的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红岩村的国民参政会楼内架设了侦收台,抄收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据当时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党政组组长易啸夫回忆:“对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电台的来往电报,每天都要抄收一大沓,送到技术研究室去研译,硬是译不出来。”

但是在戴笠聘请的美国破译专家雅德利的指导下,军统的密码破译技术进步迅速,破译了不少使用简单密钥的电报。戴笠欣喜若狂,对破译人员给予了优厚奖励。

殊不知,这些让戴笠视若珍宝的情报,实际上是南方局机要人员主动抛出来的诱饵。原来,为保护核心密码的安全,对国民党方面破译活动保持警惕的机要人员采取了真假结合,以假报掩护真报、以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即故意使用一些简单的密码来拍发战报等一般性消息,吸引特务机关集中力量来破译,以保证通报机要事项使用的高级密码的安全。

童小鹏回忆说:“国民党的破译机关虽然把我们的电码都抄收下来,并且请了许多破译专家、‘数学专家’进行破译,但根据各方面的可靠消息,这期间除了准备让他们破译的战报密码外,核心密码没有被破开过。”

## 打入军统电信总台

1939年2月,原任中央军委二局

局长的曾希圣由延安来到重庆,被安排在南方局军事组工作。曾希圣是著名的情报工作专家,在对敌无线电侦察方面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随着曾希圣的到来,八路军办事处也开辟了对敌特机关的特殊情报工作。

1939年夏天,在军统局电信总台(时称电讯总台)工作的张蔚林突然来到重庆城内的周公馆,请求面见周恩来。当得知周恩来不在时,他又提出见叶剑英。因其是从军统局贸然来访,叶剑英也不便接见,于是就由曾希圣出面见了。

张蔚林在介绍了自己的履历后,提出参加革命的要求,曾希圣没有轻易答应张蔚林的请求。

没几天,张蔚林又拉着军统电信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一起来了,曾希圣与同在南方局军事组工作的雷英夫接待了他们。有了第一次接触的基础,曾希圣就试探着询问了一些军统局及其电信总台的情况,张、冯二人均如实相告。曾希圣布置他们搜集军统局的情报,他们也完成了任务,并提供了许多我方还不掌握的情况。经过考验,南方局军事组决定吸收他们入党,并由叶剑英和曾希圣作为介绍人,在雷英夫的房间里为他们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此后,曾希圣安排从延安来渝的张露萍与张蔚林等组成一个特别支部,在军统电信总台又发展了几名秘密党员。当时军统的报务工作和译电工作是分开的,冯传庆等电台报务人员并不直接掌握军统的电信密码,但他们想方设法积极工作,除了把军统电信总台的呼号、波长及通信联络网的情况报告南方局外,还提供了部分密码的情报,从而打破了特务机关的森严壁垒,从敌人心里获取了情报。

## 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1940年3月,张蔚林等人不慎暴露,被军统局抓获,后被特务机关杀害。

5月,周恩来返回重庆时,从延安一并带来了李冠华等9名电台人

员,进一步充实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电信机要工作。当时环境险恶,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对电台机要人员的要求必须更加严格。在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一般不下楼,连吃饭、喝水都由勤务员端上去,楼下的人一般也不能上三楼。电台机要人员的宿舍就安排在三楼,大一点的房间住三个人,小一点的房间住两个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连夜召集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开会,介绍当下形势,指出敌人可能会突然袭击办事处,目的就是要搞到密码等我党的机密。为此,周恩来布置童小鹏等研究制定了对策,将一些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后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在三楼安装了火炉,用于必要时焚烧密码。同时,为防止办事处电台被敌人关闭,另安排李冠华等电台机要人员在郊区设立了备用电台。不过迫于国内外压力,国民党方面没能采取极端的措施。

1943年9月,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发布命令,要求八路军办事处封闭电台,对外无线电联络通过军政部电台进行。中共方面几经交涉,国民党方面坚决不松口,电台遂被封闭。1944年4月,军政部进一步提出检查密码本的要求,被八路军办事处坚决拒绝。经董必武亲自出面交涉,何应钦最终答应“暂缓检查”。

为应付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刁难,办事处方面将不重要的报纸摘要和事务性的电报用较简单的密码译好,交军政部电台发出,准备让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译,同时也故意编造一些没有内容的电文交军政部电台发。特务机关把容易破译的电报译出后作为成绩向上请功,对那些本就没有内容的“无字天书”也无谓耗费了很多时间。

在国民党方面的种种限制之下,八路军办事处秘密使用一部功率仅有5瓦的小电台,保证了对外的通信联络。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这部小电台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民党特务机关始终也没能破译其核心密码。

据《党史纵览》金志宇/文

## 明代选状元曾看颜值

古代考状元是非常难的,不仅要凭实力,也要靠“颜值”。

大明王朝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以实力来说,郭肿应为状元。然而朱元璋见过郭肿后,觉得此人其貌不扬,他在入围的一百多个士子中转了一圈,发现一个大帅哥,叫吴伯宗,器宇轩昂。朱元璋很开心,心想我大明第一次考试,就得选个这样的“门面担当”,于是吴伯宗被点为状元,“以壮国威”。

朱元璋之后的建文帝时期,有一年科考,按照实力,王良应该为状元,结果王良的长相没有入帝王的法眼,屈居第二。

换谁当状元呢?大臣们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叫胡广的秀才,一个是来自湖广的秀才杨溥。建文帝想看看谁长得好看再定,于是宣旨:“胡广秀才上殿。”结果下面的人都蒙了,究竟是“湖广秀才”,还是指“秀才胡广”啊。杨溥还在那犹豫呢,叫胡广的那个人已经上朝去了。建文帝一看,跟王良一比,这个简直一表人才,龙颜大悦,于是就确定他为状元了。实际上杨溥长得也不错,要是他先去,没准儿他就是状元了。当

然,最惨的是本应获得状元的王良。

封建时代,历朝历代多有此荒唐事。为了表达对以“颜值”定状元的的天师钟馗的传说即是一例。有一种说法是钟馗在唐德宗年间参加科考,当日主考官乃是吏部侍郎韩愈,副主考是大学士陆贽,两人看了钟馗的卷子,认为此人是个奇才,遂将钟馗点为第一名。德宗皇帝听韩愈禀奏说新科状元钟馗才华出众,便在金殿上召见钟馗。待见到钟馗,发现其相貌丑陋至极。德宗心中不悦,认为此等丑陋之人不足以点为状元。钟馗听罢,一怒之下便自刎而死。德宗见此大为震惊,为了笼络人心,他下旨将钟馗以状元身份殡葬,又封钟馗为驱魔神以驱人间邪魔。

选“颜值”高的做状元,大家往往会有一个误解,认为这是为了招驸马。其实不是,因为古代士子大都早婚,等到中状元时,一般早就结婚生子了。封建社会以“颜值”选状元,实际上是为皇帝选一个“顺眼”的陪王伴驾之臣而已。

据《历史的错觉》赵运涛/著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 勤劳人 吉祥人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县 王乃亮作